

在祖国的一年

普列汉诺夫著



在祖国的一年

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言论全集

普列汉诺夫著

王荫庭 杨永译

Г.В.Плеханов
ГОД НА РОДИНЕ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атей и Речей
1917—1918г. В Двух Томах
J.Povolzky & Cie. Editeurs, Paris.

在祖国的一年
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言论全集

普列汉诺夫著
王荫庭 杨永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5印张 368,000字
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1,000

书号 3002·222 定价 1.55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这本文集所收的，是一九一七年四月普列汉诺夫回到俄国至一九一八年逝世为止的全部文章、演词、文告和宣言等。这些文章、言论主要发表在《统一报》上，是普列汉诺夫死后流亡在国外的孟什维克分子把它辑录起来在巴黎出版的。这个时期正是俄国从二月革命到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完成的时期。普列汉诺夫自一九〇三年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分裂，转向孟什维克，到这时从护国主义立场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终于与资产阶级妥协，支持临时政府，最终滑到与列宁为敌的反革命立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本书是一部反面教材。如果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廿四、廿五卷中特别是从著名的《四月提纲》（即《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起的一些重要文章对照起来读，就能深刻领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机会主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普列汉诺夫何以从俄国最初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堕落为机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是在何处失足的，等等。

普列汉诺夫的有些错误是由来已久的。如列宁指出的，普列汉诺夫“完全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0—31页）。这一错误，早在普列汉诺夫的早期著作《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894年）一书中已有萌芽，“即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和一般关于国家的问题完全避而不谈”（同上，第260页）。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这一问题就明显地暴露出来。

又如对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他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时，就主张把领导权让给自由资产阶级，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列宁早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一书中，就论

证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提出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并着重指出了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普列汉诺夫的另一个严重错误，就是低估了农民的革命性，说什么农民“并不需要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说“农民是工人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事业中完全不可靠的同盟者”（本书第464—465页）。因此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只占少数，而“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却需要多数”，所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如此等等。

普列汉诺夫在帝国主义大战中坚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看不到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是导致严重错误的又一个原因。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思想僵化，不能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甚至停滞在初期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空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阶段。攻击列宁为空想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即是其中一例；又如他三番五次地重申当时西欧社会民主党人流行的认为欧洲还没有具备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条件的教条；更严重的是，到了夺取政权的条件已经成熟时，还是教条主义气十足，抱住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然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旧公式不放。

当然，批判普列汉诺夫晚年的机会主义错误，不等于否定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方面的功绩。普列汉诺夫即使在孟什维克时期，也有与列宁合作批判孟什维克取消派的一面，在理论上也仍然有过贡献；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拒绝过与社会革命党人一起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活动。不仅列宁号召要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全部哲学著作，就是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者入侵苏联的最危急时期，斯大林还把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并列，是伟大俄罗斯民族足以自豪的人物。

这本文集，只是作为历史文献，提供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普列汉诺夫的一本反面参考材料。

目 次

一九一七年四月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日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发表的演说	1
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在工兵代表苏维埃闭幕会议上发表的演说	6
民族战争和科学社会主义	7
反动的阴谋	9
又一批德国帝国主义手下的牺牲者	11
法国代表团和俄国工团主义	12
同志们，应该消灭这种现象	14
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	15
几封公开信	
致俄国教师	25
铁路员工和革命	26
致军队	27
致大学生	28
我们的策略	29
雇佣劳动的世界性节日	31
非常好的现象	36

我们到底应该停止什么？	37
论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政府危机	40
宣言	42
但愿一切顺利	43
同志们，不要上圈套！	44

战争与和平

第一篇文章	45
第二篇文章	49
第三篇文章	53
第四篇文章	57
第五篇文章	61
第六篇文章	64

一九一七年五月

论所谓斯德哥尔摩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问题	69
祖国在危急中	71
基本问题	76
在前线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81
愚昧无知的人的来信	86
要讲一点逻辑！	87
新政府的声明	90
鸟和人(比较心理学的一次小试验)	93
给人民宫群众大会参加者的信	97
马克思主义还是巴枯宁主义	99
告俄国工人	103
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这样？	103
保卫社会民主党	105

不赔款的和平。不割地的和平

不赔款的和平(请我国临时政府注意)	108
不割地的和平(请我国的和平爱好者注意)	110
迫不得已的声明	110
惊人的见解	111
仓促的短评	
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仍然在自己的岗位上	115
禁止酗酒的措施	116
论天真	116
制管工厂的内哄	118
雇佣劳动同资本的斗争(请有觉悟的工人们注意)	
第一篇文章	119
第二篇文章	122
答严厉的批评家	126
惊人的逻辑	131
陈腔滥调	135
给全俄农民代表大会的信	139
考虑不够周密的答复	143
告读者朋友	148
揭露了不幸者!	149

一九一七年六月

轻率的对比	152
自治的乌克兰万岁!	156
这同马克思毫不相干	159
罗·格里姆被逐, 或者: 真是糟糕极了	162
再论罗伯特·格里姆	167

对的就是对的	171
Pons Asinorum	174
一九一七年六月九日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 发表的演说	175
我们的机会主义(使读者了解我们观点的一次新尝试)	
第一篇文章	177
第二篇文章	182
第三篇文章	187
第四篇文章	191
革命民主派与战争	195
临时政府和乌克兰的运动	199
革命民主派应该支持自己的政府	202
错误的逻辑	205
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九日在喀山广场上发表的演说	208
必要的修正	209
论我们的策略(致莫斯科市的觉悟工人)	211
芬兰的政策	214
代表大会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218
致残废军人	222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谈和平的条件	223
聪明的话听起来也愉快	228

一九一七年七月

一家聪明报纸的惊慌恐惧	233
论国际	237
怎么办?	243
两周的考虑	245

革命活着	248
新内阁	251
发生了	254
历史的证据	255
政党呢，或者只是派别？	260
同反革命作斗争	262
协议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265
真是天晓得！	269
聋子	273
论当前战争的祸首问题	277
新政府、资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	278
我们的一百号	282

一九一七年八月

是放胆的时候了！	289
论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代表大会问题	292
国际机会主义者的代表会议	295
莫斯科会议前夕	300
还是这个问题	304
论物种转变问题	308
难道他们会使他离职吗？	313
政治策略的基本原理	316
莫斯科会议开幕	319
八月十五日在莫斯科国事会议上的演说	322
在最后关头	329
莫斯科会议起了什么作用	333
伊·格·策烈铁里	337

论阶级利益(向俄国工人阶级觉悟分子进一言)	341
怎么办?	345
向《言论报》政论家进一言	349
而现在呢?	352

一九一七年九月

消灭不久以前的叛乱	354
革命派同志们,要讲一点逻辑!	356
写在九月十二日会议之前	360
反革命和反革命分子	364
为什么需要联合	368
终于说穿了!	372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377
联合呢?还是投降呢?	381
预备国会	384
论联合的问题	387
列宁和策烈铁里	393
谁胜利了呢?	397
他们为什么高兴?	400
冬宫的谈判	404
“但是”	407
再论改组后的政府的声明	412
无政府状态和反革命势力	415

一九一七年十月

公民们,当心啊!	419
齐美尔瓦尔得和德国	423

两极相逢	426
国会的第一天	431
德国帝国主义的最低纲领	
第一篇文章	436
第二篇文章	441
别人的担子压坏驴子	445
勇敢的俘虏	448
马萨利克教授的电报	450
我们的罪过, 我们的大罪过!	453
受惩罚的勇气	457
不是神的喜剧	458
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	462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九一八年五月

仍然在进展!	467
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葬礼	469
БА — Ба	473

一九一七年四月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日在工兵代表 苏维埃会议上发表的演说^①

同志们，请允许我这个还没有从旅途的极度疲劳中恢复过来的人，对你们给予我的这种热情接待，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热烈鼓掌）。我不把这种热情接待看做是对我个人的接待，而是看做对整个革命的一代的接待，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红旗下进行斗争，对俄国人民没有丧失信心，对革命的成功没有丧失信心，尽管反动势力有时气焰嚣张，但整个俄国却不支持革命，反而象诗人所说的：“低下头，为沙皇祈祷”。起初，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为数很少，我们受人讥笑，我们被称为空想家。然而我用拉萨尔的话反驳说：“我们是少，可是我们很会咆哮，以致大家都以为我们人很多。”而且我们真的多起来了（笑声和掌声）。

① 格·瓦·普列汉诺夫过了三十七年流亡生活之后，于一九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夜间回到了彼得格勒。同他一起到达的有他的夫人罗扎莉娅·玛尔科芙娜以及法国和英国社会党代表卡申、穆特、拉丰、奥特烈迪、维尔托伦和桑德斯。布尔什维克报刊在普列汉诺夫即将到达的时候发表了粗暴的和不成体统的狂妄言论来反对他，但是，这位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在芬兰车站受到了工人、士兵、社会团体、报刊和苏维埃的许多代表团的盛大的欢迎。普列汉诺夫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受到了暴风雨般的和经久不息的鼓掌的欢迎，他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下面的演说。这篇演说和下一篇会议闭幕时所作的演说一样，是根据《统一报》第五号和《言论报》第七十八号上登载的原文排印的。——原编者注

当我在芬兰车站踏上俄罗斯土地的时候，同志们主要是把我当作在科学社会主义领域中活动的一个著作家来欢迎的。的确，在我的著述活动中，我的努力的主要任务是使自己领会并对别人讲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那时人们责备这个著作家，这个无可救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有两个空想。

人们责备我的第一个空想是我们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发展。人们之所以把我们叫做空想家是因为我们说过（顺便说说，在一八九九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上我就这样说过）：“俄国的革命运动将作为工人阶级的运动而胜利，否则它就永远也不会胜利。”这个论点曾经被许多真正拥护进步与革命的俄国人看成是空想，一些对我怀着真诚的善意的人说：“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您这是说的什么呀？难道真能相信俄国工人阶级吗？可以相信俄国知识分子——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俄国知识分子有知识，对事业忠心耿耿。可是要说相信俄国工人阶级，那除非是故意叫人生气。”人们还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您这样一位并不是没有某种文学才能的人，却有这样一种不幸的性格：似乎是故意叫人生气才不断强调俄国工人阶级，不断证明在俄国只有工人阶级才是真正进步的体现者。”同志们，时间过去了，以前似乎是空想的东西，已经成了真实的真理。我们的敌人曾经这样地谈论我们：“这些人的特点是性格很使人讨厌”。同志们，我们的讨厌性格就是：当我们受到攻击时，我们总是尽力予以还击。而且往往在我们还击时，我们的敌人就摸一摸后脑壳，避开我们了（喊声：“妙啊”，笑声，鼓掌）。我曾经在一个德国老学者卡尔·福格特的一次讲演中听说过一种现象，不过这种现象发生在和政治毫不相干的领域中，现在这种现象又在我们眼前重新出现了。卡尔·福格特叙述说，当达尔文出版自己的著作时，一些墨守成规的学者十分忿怒，其中有一个学者这样写过：“对，您是正确的，说出这些东西的人是混蛋，不过最糟糕的

是，这个混蛋却是正确的”(哄堂大笑，全场鼓掌)。有些人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他们说：是的，这的确是一些空想家，是一些性格非常讨厌的人，这是(还用了一句法国话)凶恶的野兽，当人们向它进攻的时候，它竟然要自卫(笑声和掌声)。但是形势的进程逐渐表明，我们观点的正确性越来越得到证实。而现在，当我幸运地呆在自由的彼得格勒并且向俄国无产阶级讲话的时候，我想问问你们，同志们，人们责备我们的那种空想在哪里呢？对无产阶级的信心原来不是空想，而是现实。每当人们对我谈到空想时，我就这样回答自己的论敌：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空想，就是明天的现实。现在，明天变成了今天。在这欢乐的“今天”，我要向俄国无产阶级、这个在解放了自己之后还解放了整个俄国的阶级致敬。同志们，它不仅解放了自己和整个俄国。在完成了革命之后，它根本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就连战争最可能的结局也将具有另一种面貌。

人们责备我们的第二个空想是，当某些性急的同志大声叫嚷武装起义的必要性时，我们说过：“没有军队就不会有胜利。在士兵们和军官们没有充满革命感情之前，你们的所谓武装起义就不是武装的起义，而是没有武装的起义。请把你们的力量用来向军队灌输革命思想吧。”俄国早已形成这样的局面：可以说是被蠹虫和蛆虫完全蛀空了的旧的沙皇制度、即蒙受了史无前例的耻辱的制度，所依靠的仅仅是士兵的刺刀。但是随着士兵觉悟的提高，刺刀变得越来越锋利，我们的沙皇坐在刺刀上感到非常痛苦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全场大笑并热烈鼓掌)。

同志们，在我第一次对解放了的、自由的俄国无产阶级讲话的时候，有制订了欧洲最民主的宪法的国家英国的代表们，和进行过伟大革命的国家法国的代表们在场，我感到非常荣幸。而这一次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全欧洲的革命者都上过的一所学校，说全欧洲还不够，这是全世界的革命者都上过的一所学校。现在，

当我到达芬兰车站的时候，我听到了什么音乐呢？马赛曲！这里说的是什么话呢？是在同一个法国首先说过的那些话。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在另一种环境下，在另一些时间条件下当然也在那里发生了。但这毕竟是法国大革命所播种的东西（热烈的掌声）。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是法兰西思想的实现，这些思想在法国大革命过了一百多年以后，在欧洲的另一端发了芽。穆特同志说过：“你们应当把你们从我们那里拿走的东西还给我们。”同志们，对于这种可以说是高利贷式的要求（全场大笑），我要以整个俄国无产阶级的名义，以在这里的俄国革命军队的代表们的名义回答穆特同志：对，穆特同志，对，法国同志，我们会把从你们那里拿走的一切都还给你们，而且还要连本带利还给你们（热烈鼓掌）。

同志们，主席没有告诉我，我能占用多少时间（所有在座的人都喊道：“请讲吧，请讲吧”）。同志们，我不希望我们之间有什么可以讳言的话。当我今天第一次对你们讲话的时候，我不能不想起俄国的报刊曾经不止一次地把我称为社会爱国派。法国人说：不在场的人总是错的。当我不在这里的时候，尤其是在当时的报刊条件下，我不是随时都能答复这些责难的。现在，当我荣幸地站在你们面前的时候，我希望你们会允许我坦率地、毫不讳言地说出我关于俄国公民对待俄罗斯国家的责任的想法。

人们把我叫做社会爱国派。社会爱国派是什么意思呢？是具有某些社会主义理想，同时热爱自己的国家的人吗？对，我热爱过自己的国家。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且从不认为需要掩饰这一点（热烈鼓掌）。当我现在直率而且公开地说出这一点时，我确信你们中间谁也不会站起来说：应当把这种感情从你的心里除掉。不，同志们，你们是无法把这种热爱灾难深重的俄罗斯的感情从我心里除掉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同志们，现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而俄国过去也是文明的社会，尽管我

国旧制度曾经竭尽全力使它停留在野蛮阶段上，——现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划分为各个不同的阶级。我过去和现在都清楚地知道，俄国有剥削者，也有被剥削者。同志们，就我的出身来说，我可能属于压迫者，我可能属于“寻欢作乐、游手好闲、双手沾满鲜血”之类的人。我之所以转到被压迫者的阵营，是因为我热爱受苦受难的俄国群众，是因为我热爱俄国农民和俄国工人。当我承认这种爱情的时候，难道会有谁责备我犯了罪吗？我们中间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人……（热烈鼓掌）。我向来主张把俄国劳动群众从国内剥削者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可是当我十分清楚地看到，霍亨索伦分子急忙加入，德国人急忙加入罗曼诺夫分子的行列，加入他们的走狗的行列，加入所有那些纷纷渴望靠拢王位的人的行列，加入俄国人民的压迫者的行列时，我说过：我的责任是保卫全体俄国人民不受德国人的侵犯，保卫他们不受霍亨索伦分子的侵犯（热烈鼓掌）。同志们，我永远不明白，为什么说德国话的剥削者应该比说俄国话的剥削者受到我们某种宽大。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我们希望俄国摆脱一切剥削，无论剥削来自何处。自由的、独立的、摆脱了国内外敌人的剥削的俄国万岁！

同志们，有一个时期人们似乎认为保卫俄国就意味着保卫沙皇。这是错误的，因为沙皇和他的走狗们处处都背叛了俄国。他们破坏了国防。现在我们完成了革命，我们应当记住：假使让德国人战胜我们，那就不仅意味着把德国剥削者的枷锁加在我们身上，而且很可能使旧制度复辟。所以必须用一切办法进行斗争，既反对国内敌人，也反对国外敌人（暴风雨般的掌声并且高呼：“好啊”①）。

① 这篇演说讲完之后，全场一齐鼓掌，并唱《马赛曲》，尼·谢·齐赫泽、格·瓦·普列汉诺夫、伊·格·策烈铁里、卡申、穆特和奥特烈迪互相握手。——原编者注